

民國文獻資料叢編

民國時期  
社會調查  
資料彙編

國家圖書館 選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國家圖書館 選編

民國時期社會調查資料彙編

第二十六冊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沈作乾 著

# 畚民調查記

原載《東方雜誌》一九二四年第二十一卷第七號

# 第二十六冊目錄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畚民調查記        | 一   |
| 廣東北江瑤山初步調查報告 | 一七  |
| 沙南疋民調查報告     | 四三  |
| 雷波小涼山之儼民     | 二二三 |
| 社會調查彙刊 第一集   | 三六一 |
| 社會調查集刊 上集    | 四四七 |

畚民調查記

廣東省立第一中學圖書館藏

# 畬民調查記

沈作乾

## 一 導言

畬民是閩浙間的一種特別民族，因僻處於深山窮谷之中，外地人足跡罕到；又無歷史上重要的事跡，足以引起世人的注意，非但他的風俗，言語，歷史，性情等，很少有人知道，就是他的名稱——『畬民』兩個字——也不大有人注意。本地漢人，雖和畬民朝夕相處，却因司空見慣，不以爲奇；而畬民自身，又不肯將他的風俗，言語，歷史等，告知漢人。因此非但外地人不容易調查他的內容，就是本地漢人，也不很明白他的真相。府志，縣志，關於畬民的記載，非常簡略，且有許多不實之處。父老相傳，語多附會；所以我們現在要調查他的性情，風俗，實在是困難的事體。

畬民到了今日，固然是衰敗極了，然而他們無論怎樣衰敗，

總是我中華民族的一份子，在中華民族的組織史上，應有相當的地位，不可因他們目前的劣敗，就擯他們於人類之外。況且他們的性情，風俗，有許多地方，仍保存着古代野蠻民族的本色。很可以給我們研究歷史，社會等學問的參考，較之從地下去搜掘枯骨敗器，坐思冥想古代社會的情形好多了。

我生長括蒼，已二十餘年，少時，曾和畬民發生了小小的關係，我三歲時，曾吃過畬婦數月的乳，現在我對於他們的性情，風俗，比較的略知一點。只因我近年出外求學，沒有工夫再去調查，將他作一個有統系的報告。今年回家，和幾個朋友，到各處調查，將調查的結果，和平時的見聞，一塊兒寫出，作一種報告，末後附以考證。錯誤之處，一定是不免的，不過我自信還沒有不忠實的罷了。

## 二 畚民的居住區域

在福建境內的畚民多散居於雙髻山、洞宮山、大姥山和畚山等處，以舊建寧府、汀州府等處爲最多，人口若干，因區域過廣，一時無從統計；在浙江的畚民，多居於雁蕩以西，括蒼山脈的南部，即舊處州府屬的麗水、松陽、遂昌、雲和、龍泉、慶元、景寧等縣，佔處州總人口七分之一，總數約二十萬。此外如衢州府屬的龍游，和温州府縣的泰順等處，尚有少數。有藍雷鍾槃或作盤誤四姓，大概計算起來，以藍雷兩姓爲最多，槃姓最少，差不多在若有若無之間，姓鍾的，以福建的壽寧松溪和浙江的慶元景寧數處，比較多些，旁的地方，也很少了。

## 三 畚民的生活

畚民的生活，非常簡陋，可以說完全是一種『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』的太古民族。茲分節述下。其中有極少數已經同化的，作爲例外。

(一)衣 畚民男子，大都布衣短褐，色尙藍，質地極其粗厚，

東方雜誌 第二十一卷 第七號 畚民調查記

夏季衣褲，則用藍苧麻布製成，和漢族農人，還沒有多大差異。惟婦女衣飾，却異常奇怪：凡已成年之女子及婦人，用直徑寸餘，長約二寸的竹筒一個，斜截其兩端，作菱形，外包以紅布，覆在頭頂的前面，下圍以髮。壓髮的簪，寬寸餘，長約四寸，突出於腦後的右邊，其前端有紅色絲條二組，垂於耳旁。聽說古時男子也是如此，後來慢慢地廢除了。這種裝飾，其中實有一段歷史的關係，並不是隨便的。相傳畚民的始祖，本係一狗，故裝做『狗頭』形，以示不忘乃祖之意。咧。婦女的衣服，多係青色，也有少數用藍色的，鑲以白色或月白色的緣，惟年青的婦女，也有用紅色做衣緣的。腰間圍藍布帶一條，綳的褲甚大，不穿裙，惟在最深山之中，間有少數穿裙不穿褲的。富者穿繡履，及藍布襪，貧者多穿草履，或竟跣足。其他如指環耳環等，多係銅質製成，所值不過幾個銅元罷了。

(二)食 畚民的食，以番薯爲正糧，玉蜀黍次之，食米的很少。普通用番薯切絲，糝米炊食，叫做『番薯絲飯』，或用玉蜀黍磨成細粉，加少許食鹽，和米炊食，叫做『包羅糊』。純粹的米飯，非到宴客時，是難得見面的。菜類除自種的蔬菜外，歡喜食蝦皮、海帶、豆腐等。烹時，加食鹽很多，以備久藏，平時不大食肉，也許是因經

濟關係，不得不如此；但遇着婚喪等事，食肉之量，實在使人驚駭。平均每一桌客——八人——要食肉二十餘觔，這自然也有特。所以每逢宴會，非殺豬數頭不可。畬民不論男女老幼，多歡喜飲酒。酒有兩種：用糯米釀的，叫做「米酒」，和漢人差不多，不過沒有經過一翻煮的功夫罷了。其味很甜。用小麥釀的，叫做「麥酒」，淡而無味。如果無力自釀，就向漢人沽飲，非到極窮困的時候，沒有不飲酒的。所以我們只要一到畬寮，漢人叫畬民所居的茅屋曰「畬寮」，看他們有酒沒酒，或是那一種酒，就可以知道他們的貧富的程度了。

(三)住 畬民的居住，大部份在深山窮谷之中，聚族而居，自成村落，和漢人同村的很少。房屋很低矮，上蓋稻稈，漢人稱他爲「畬客寮」。門內有空場數畝，用以堆積農產或柴薪，臥房、廚房和牛欄互相連接，臭氣薰蒸，他們毫不覺得。又屋中有地窟一處，叫做「火坑」，到了冬季嚴寒的時候，用柴火燒着，家人圍坐坑旁，或談故事，或互相「答歌」。畬民有一種歌，須二人或數人唱的，一唱一和，叫做「答歌」，答歌如得。饑時，用番薯置於坑中，烤而食之；晚上，就倒在坑旁睡覺。這種生活，和北方人的「炕上」生活實在不相上下，雖沒有煤毒的危險，

却很容易失慎。

(四)職業 畬民的職業，不論男女，完全以農業爲主。其婦女亦間有從事蠶織的，但甚爲少數。他們所織的一種綢，多係藍色，寬約尺餘，與市上所通行的小紡，頗爲相似。亦有用色紗編成花帶，寬自半寸至寸餘不等，頗爲漢人所歡喜。每逢「集墟」之日，即市，攜到市上，向漢人交易。但多數婦女，仍專事農作，她們體格很強，雖在懷孕之中，負百餘觔，走數十里，一點不覺得費力。攀山越嶺，如行平地。無論男女老幼，沒有一人坐食的，漢人有一童謠，譏笑畬民的道：

公會做，連會做，做得有腳沒有禱！

這是說畬民雖然勤苦力作，却仍是弄得衣食不周。這實在是因畬民所種的田，大部份是向漢人佃來的，到秋穫後，除照例納租外，所餘無幾，倘不幸遇着荒歉，恐一年白忙，還不够賠累，那裏還有餘力發展呢？

(五)財產 畬民有恆產的人數很少，百分之九十幾，做漢人佃戶，不啻做漢人牛馬。又因不善經濟，和漢人雜居，處處受漢人盤剝，故生活實在困難，簡直沒有財產可說。間有田數畝，牛數

頭，瓦屋幾椽的，他們祖宗積餘累寸，已不知若干代了！

(六)交易 畬民完全以農業為主，沒有一人經商的。平時僅以少數農產，如番薯、柴草，或花帶等，向漢人易男子的舊衣、舊履而已。但該族日用所需，如油、鹽、醬、醋……等，不能不仰給於漢人；因專事農業之故，不能常有現金，勢不能不出於賒欠。漢人之熟悉該族情形的，因他們日用所需，特設一種雜貨店以供給之。此種商店，多開在畬民接近之處，很講信用，平時畬民『予取予求』，不給一錢，一到農產登場，就要本利歸還，一文不欠。此種商業，跡近盤剝，很不道德，却很為穩固，故漢人做這種生意的，頗不少。但做這種生意的人，必須有一種資格——即非通『畬語』不可——漢人能說畬語的很少，因畬民對於他的言語，很守秘密，不肯傳授漢人；但能說畬語的漢人，畬民即非常尊敬他，親近他，對於他一言一動，多極端信任。因此，有許多奸商，先借着小販的勾當，深入畬寮，多方勾引畬婦，和她們私通，然後將她們言語學來。這種商人，我所知道的，已經不少。唉！利之所在，不惜用卑污醜惡的手段，以求達他們的目的，世界上大概如此，真是可恨！

(七)體格 畬民體格，非常強健。男子肩百數十觔，在崎嶇

之山嶺上，日行百餘里，視為常事。婦女完全天足，在田中工作，並不弱於男子，雖在懷孕之中，亦不休息。常有孕婦出外工作，在途中分娩，母子安然無恙，產後亦不甚調養，休息數天，就照常工作了。

(八)衛生和疾病 畬民對於衛生，完全不知道講究。無論男女，終身不洗澡，且有許多連臉多不洗的。在田中工作時，汗流浹背，用汗巾一拭，就算他們的洗澡了。漢人有句話，說畬民『死倒乾淨』，因畬民死後大殮時，照例要洗澡一次咧。畬民對於食物，亦很不講究。一種菜蔬，或其他食品，總要吃幾天，到吃完才止。雖腐壞了，也不肯拋棄。平時他們體質強壯，雖不注意衛生，也還可以抵抗；一到害病，可就危險了。畬民害病時，也不去請醫生，他們以為店藥是乾的，效力不大，所以多是吃自己的草藥。最普通的，還是吃雞，或雞湯中和草藥吃，他們以為雞是惟一的補品，不管什麼病，多要吃雞。僥倖病好了，固然不少；不幸一吃嗚呼，他們就說是天命了。

#### 四 畬民的風俗

會民的風俗和漢人大不相同，自然他們總免不了野蠻的彩色，但內地漢人亦何曾能免了野蠻的舉動呢？況會的風俗也不無好處，我現在將我所查得的儘量分項寫出：

(一)家庭的組織 會民家庭的組織，與漢人很不相同。父母權最重，無論對內對外，多是以父母為主體。男女絕對平等；男女社交，完全公開。還有一事，為我們所夢想不到的——現在婦女運動中最重要的一「女子承受遺產權」的問題，會民中已行之很久了！凡女子不出嫁的——不必獨身，凡不願離開父母的也是一樣——得和兄弟平分家產；沒有兒子的，招贅為嗣；若子女多沒有，就實行立愛，並無限制；多可以承受遺產，從未聽見過有爭執的。

(二)婚嫁 會民是一種野蠻的民族，凡事多本着天性的自然，並未受聖賢禮教的拘束。男女交際，極端自由，他們婚嫁之權，雖然操於父母，但不過是名目罷了。同姓結婚，亦所不禁。惟不和漢人通婚。但這並沒有絕對的限制，不過會民以漢女不能操作，漢男亦以娶會女為可恥；因此，兩方就沒有接近的機會。婚禮很簡單：吉期，新郎穿新衣，步行到岳家親迎，岳家必用酒飯款待；

但就席的時候，桌上並沒有一點東西，必要等新郎一一指名而歌，如要饌，則唱饌歌，要酒，唱酒歌……新郎唱着，司廚的人和着，那所要的東西，就應聲而出，叫做「調新郎」。席畢，新郎和新婦交拜成禮，然後懸一狗頭人身的祖像於堂中，大家圍着歌拜。拜畢，辭別舅姑，即婦步行而歸，現在已有數處用轎，新郎前行，新婦緊跟着，各人右手拿雨傘一柄，傘半張，將頭蒙着，途中，新郎唱結婚歌，新婦和之。到婿家，謁翁姑，廟見畢，婚禮即算完了。招贅的，不用親迎，更為簡單。奩幣最主要的，就是農具，如犁，耙，水車，錢衣等等，是必不可少的；服飾很少，富者較富的而言，加牛數頭，就大闊特闊了。聘金，普通以制錢十二千五百文為度，相差的很少。

(三)喪葬 會民遇着喪事，不穿麻衣，也不穿什麼孝服。往弔的人，送香帛，豆腐和小饅頭若干，到靈前唱着歌一拜；喪家必炊飯相待，子婦圍坐着飯前，伺蒸氣上騰的遲速，以卜吉凶。如蒸氣上騰很快，他們就喜洋洋地，忘却今天是喪事了；不則他們就坐立不安，如將有什麼大難似的，甚為可笑。款待弔客，多用葷，和婚時沒甚差異。祭時，不用僧道，也沒有「接七」「接三」等禮，不過邀幾位親戚，唱唱歌罷了。坟墓多在山中，不用風水，聽說從前多

用火葬，但現在已漸漸地染了漢人的習慣，火葬的很少了。

(四)年節 畬民常年辛苦，到了過年，應當有幾天快樂，況且一年中的四時八節，他們多是沒有舉動的，所以一到過年，就是他們最快樂的日子了。每到舊歷「臘尾」的時候，每家必以一人赴市，叫做「辦年貨」；除夕，家人聚宴，叫做「吃分歲」。在將「吃分歲」時，無論男女老幼，多要口銜肉骨一塊，屈身繞桌足匍匐三周，又要作犬吠三聲，然後就席。宴畢，則互相「答歌」為樂，合村多是如此，嘔噎之聲，數里外可以聽着。到夜深人靜，關閉門戶，然後懸狗頭人身的祖像於堂中，闔家環拜而歌。有人說：「這是一條端刻狗頭形的木杖，像存祠中。」又有人說：「這確是像，木杖存祠中，醮名時才用。」但大家多未看見過，我也不能決定誰確誰不確了。

(五)醮名 在畬民較多的村中，必有「留長」。欲作留長，必先醮名，大概和我國古時父親醮子的意義相同。到期，徧邀親族，於深夜設祖像，即端刻狗頭形的木杖相與羅拜。醮畢，男女雜坐，燕飲相賀，答歌為樂。普通留長，只有一次醮名，醮後，得穿藍衫；如醮名兩次後，得穿紅衣，並且戴巾為榮，如加九錫了。

(六)宴會 畬民的宴客，以面大門者為上位，年長者坐之。席間，男女雜坐，毫無拘束。盛食的器具，半係瓦質製成，異常粗劣，間有用鉢的，大如斗；因目的在醉飽，不求美觀。食品以豬肉、豆腐為主，湯很多，用以佐飯。最可笑的，凡正式的宴食，必有豬肉一大盤，切成方塊，如雞卵大小，半熟而乾，每人數方，席散後，置於衣袋中攜歸。

(七)私法 畬民懼見漢官，故很少有與訟的。除和漢人發生糾葛，被漢人控告外，可偶有爭執，則邀請親族，從事和解。如村中有畬長，就兩方多聽他判斷，沒有不服的。如男女有發生通奸的事，經人告發，女的摘沒首飾，男的則遞奪衣褲，或收沒他的家產，以示處罰。

## 五 畬民的思想

畬民智識幼稚，思想簡單，可說是「渾渾噩噩」的民族，下面所舉，不過是個重要部分罷了。

(一)言語 畬民的言語，全是一致，沒有兩樣；故各處畬民，多能彼此相通，他們多能說本地的漢語。凡和漢人說話，多用漢

語。凡小孩能學語時，他們的父母，就同時教他們兩種話——漢語和畬語——就是已經同化，和漢人雜居好幾代的畬民，也是如此。

畬民的言語的腔調，很像粵音。有人說，他們完全是一種廣東話；畬民自己也承認是廣東話。可惜我對於廣東話，雖常常有聽的機會，却不能說，對於畬語也說不得幾句，不能將兩種言語取來比較。現在我不過單就畬語略舉一點，藉知大概罷了。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漢義 | 畬音                    | 漢義 | 畬音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我  |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| 爾  | 倪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他  | 其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一  | 噠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二  | 立旺                    | 五  | 鶴吳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六  | 落                     | 九  | 狗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十  | 率                     | 公  | 蓋公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母雞 | 蓋磨 <small>母轉音</small> | 父  | 地押地押                   |
| 母  | 妹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吃  | 謝衣                    | 夫  | 勞 <small>老轉音</small> 公 |
| 妻  | 勞馬                    | 人  | 納合                     |

(注) 凡字旁有「」者係掛讀一音。

(二)教育 據父老相傳，從前畬民本有文字，但現在這種文字，已不能得見，究竟是否仍保存着，抑已消滅？我們均不得而知。該族完全業農，本無教育可言；惟和漢人接觸較多的，間亦於農隙開「冬學」，延學究一人，以教兒童。凡來學者，每人納錢幾百文，或米幾斗。他們所用的書，為「記賬行用」、「七言雜字」、「五言雜字」及「家常應用」等，多係腐儒所撰的抄本。他如百家姓、六字經等，亦參用之。他們所謂教育，就是如此罷了。

(三)神話的歷史 畬民處處帶着「狗」的彩色，實受一種神話歷史的驅使。據畬民說：他們的始祖，實為一狗，在上古時，畜於宮中，時國君與敵戰，不勝，國家很危急，國君不得已，因下令國中：「如有人能斬酋長首級來獻者，令尙公主。」狗聞而往敵營，狀很馴服，酋長很愛之，留於帳中。狗乘酋睡，嚙斃之，銜酋首奔歸，見帝。帝頗有難色，犬忽作人聲道：「將我囚在銅鐘之中，七日七夜，就可變為人。」帝如言試之。到六日，公主怕他餓死，將銅鐘開了一看，狗頭人身，尚未全變。狗出，負公主逃奔山中，後來子孫繁殖，就是現在的畬民。

(四)迷信 畬民雖未受何種宗教的洗禮，但迷信鬼神之心很強。他們一舉一動，似乎多受了鬼神的暗示一般。他們所奉的鬼神，既沒有一定的偶像，也沒有一定的名稱。他們的心理，以爲凡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，多有鬼神在暗暗中主持着的；所以對於日，月，星，辰，雷，電，風，雨……等等奇異的變化，是不用說了；甚至田畝，牆角，樹根，廁所，多有鬼神管領似的。如有人做了私心的事，不肯直認，只要叫他發咒，他就不敢狡辯。

畬民病了第一步固然是吃藥，如不大見效，就要請佛。請佛的方法很多，如病人是在屋外某處得病的，就備辦齋菜等，於晚間到得病的地方去接魂。如不明白從何處得病的，他們就在家中，請幾位親鄰，唱唱歌，替他安神。這是因恐家中神不安而作祟或用齋菜，酒肉等送鬼。這是恐有鬼如再不驗，他們就實行打鬼了。打鬼的方法：請畬巫一人，親鄰數十人，各持棍，棒，刀，鎗，火把等類，於深夜時從門外突然打進，事先決不使病人知道，以防鬼物聞風先逃。打進之時，病人即乘紛亂之際，逃往屋外。這種方法，畬民中最通行。可憐有許多病人，突然受驚，以致病勢增加，或竟不起。真所謂『庸人自擾』了。

## 六 畬民的性情

畬民的性情，最好的是一個『真』字，他們無論對於什麼事，多能够表現出他們純潔的天真；不過現在和漢人接觸較多的，也往往有許多做假，但這是很少數，當認爲例外。下面所舉，是最普通的：

(一)守舊性 畬民守舊性很強，對於他們祖宗所遺傳下來的制度，習慣，決不肯有所變更；所以和漢人若即若離的相處至今，同化的終是很少。他們沒有能力去創造，或改進，他們也不願去創造或改進。他們對於漢人，雖十分欣羨，但不願摹倣。這或者還可說他們受了族中環境的支配。但我曾見有許多畬民——已經同化的，其中有不少是我的朋友，或少時的同學——居住城市，雖已完全脫離了畬寮的生活，還是大半於家庭之中，仍說畬語。即此一端，可見他們守舊性之強了。

(二)漂泊性 我國人素來是安土重遷的，這大部分的原因，大概不外乎家人，父子，親戚，朋友等的團體觀念，和財產的顧戀。畬民因無恆產，團體觀念又很薄弱，故他們的遷徙，很是隨便，

恍如游牧民族一般。福建汀州府志說他們「去瘠就腴」；浙江景寧縣志也說他們「貧而負債，輒盡室以行，遷徙靡有定處。」便可想見他們不是株守一隅的民族了。

(三) 渙散性 畬民團體觀念，異常薄弱，雖平時表面上很是相親相愛，一到有急難的時候，就各抱各的頭，沒有一點救災恤鄰，共同禦侮的思想。我常見畬民和漢人發生糾葛時，漢人雖隻身深入畬寮，百端侮辱，畬鄰磨集，非但沒有一人說一句公話，且有乘機「入井下石」以媚漢人的，也頗不少！

(四) 堅忍性 畬民作事，非常堅忍，無論男女老幼，人人勤勉，雖嚴寒酷暑，不稍間斷。無論何事，從沒有半途而廢的。且該族之中，不論貧富，沒有一人坐食，這是他們最好的美德了。

(五) 自然性 畬民雖具有堅忍不屈的精神，却有一個大的缺點——他們工作，絲毫沒有計畫，不過循着他們祖宗的老例去做，倘遇着失敗，他們就聽其自然，也不想什麼法子去補救。

(六) 儉樸性 畬民無論有財產，沒財產，多是異常儉樸，衣食，住及婚喪慶弔等，多因陋就簡，不喜鋪張。雖四周漢人，生活程

度，日高一日，而他們依然我行我素，絲毫不受影響。這非特未同化的畬民如此，就是已同化而頗有財產的，也節儉自持，不喜浮華。這是漢人不及的。

(七) 怯弱性 畬民雖人人體質強健，外表雄糾糾似的，其實則個個外強中乾，膽小如鼠；故他們雖不懂法律，不知道德，也各各能安貧守賤，相處無事。或受了漢人欺侮，也不抵抗。至於聚眾鬥毆，蠻橫無禮之事，可謂絕無。這是他們怯弱性的表現。

## 七 漢畬相處情形

漢人稱畬民叫做「畬客」或「客家」，畬民稱漢人叫做「明家人」。兩族相處，表面上似頗相安無事，其實內容，則非常歧視。好在畬民本係客籍，詳後百分之九十幾，無土地權，又無財產，故發生糾葛之事還很少，今分兩面說之：

### 甲 漢人對於畬民

漢人對於畬民，以文明高貴的民族自居，以下賤人種待畬民，在前清時，將畬民和「興臺走卒」等執賤業的人一樣看待，稍微清白的事務，多不許他們去做；到民國來，漢人這種階級，雖已

破除，但對於畬民，却總不肯平等，不過比從前總算好些。以下略舉幾種：

(一)蔑視 漢人蔑視畬民，在前清時最甚，不許畬民入學應試——但前清也有數縣，有一二畬民曾經進過學，補過廩的；然而爲這一事，費了他的許多家產，且進學後，士林中依舊不——畬民和漢人，或本族中，發生了糾葛，與往來，不以齒數——畬民和漢人，也決不去。漢畬向不通婚，漢女固絕對不嫁畬民，漢男除強姦或誘奸畬族婦女外，也決沒有正式娶她的；除非他們已經完全同化，大家已經忘了他們是畬民，才能發生親戚的關係。還有一事，我國人對於小兒的乳名，往往用了一個下賤的名詞，以表示他易於長大的意。如阿狗，阿貓等，最爲普通。閩浙各處叫小兒，也是這樣，如「狗兒」「奴才」「畬客」……等，將畬民和狗兒，奴才，一例看待，也就可見蔑視的程度了！

(二)壓迫 漢人對於畬民，既那樣的蔑視，故對於畬民，處處用其壓迫的手段。凡勞苦的事，多使畬民當之，有利益的事，畬民往往不能均沾。如前幾年基督教西人，在內地各處放冬賑，凡貧苦的漢人，多少總佔些利益；獨畬民絲毫無份，是因爲受了漢

人的壓迫，不敢出面要求哩。

(三)欺騙 漢人因畬民愚懦，而又輕信，故往往用欺詐的手段待他們。如交易時，大秤小斗，以少作多，是最平常的事體。其他如以真說假，或以假說真，任意揶揄以相取笑的事體，真是不勝枚舉，也不用多說了。

(四)奴役 浙閩邊界各處，地面遼闊，人口稀少，畬民散布各處，爲漢人佃戶，因自己毫無土地上之主權，又不能作他種職業，無形之中，漢人操着生死的權力。所以他們向漢人租田，納租的率，總要比漢人高些，倘遇着荒歉，也不能減讓，只好忍氣吞聲，自認賠累，簡直是漢人牛馬一般！

#### 乙 畬民對於漢人

畬民與漢人相遇，總是十分謙恭，步步退讓，儼然以奴僕等自居。但因漢人相迫過甚，而生出反動的，也有不少。最顯明的，如下面二種：

(一)尊崇 畬民因漢人事事物物，多高勝於他們，故對於漢人，非常欣羨，非常崇拜，幾如神聖一般。凡漢人因事到畬寮去，他們沒有不殷勤招待的，——奉茶敬煙，留餐留宿，十分誠懇。即

平時不甚相識的漢人，也能得到相當的敬意。倘是穿長衫的漢人——讀書人，或商人——到了畬寮，尤其特別招待，家人環立，謙如斯僕，漢人倘不叫他們坐，他們就不敢坐，尊崇可謂達到極點。

(二)毒害 從上節看來，畬民對於漢人，總算尊崇極了，但因漢人對於畬民，大多數和他們完全相反，壓迫過甚，而引起反動的，自然不免。他們不敢明明白白地反抗漢人，不得不出於暗殺之一途。他們的暗殺手段，不過是用毒藥毒害，這種法子，漢人稱他叫做『畜蠱』。但漢人畢竟乖巧，先事預防，察出的很多。近年以來，他們也不大施其故技了。

## 八 畬民的由來

論到畬民的由來，各處的府志，縣志，實在使我們失望——說畬民是苗的也有，說是獠的也有，許多縣志，一字不提的也有，最普通而所謂有根據的，就是抄了范曄後漢書南蠻傳的一節，籠統的叫他們是『南蠻』，並且硬派他們的始祖，是『高辛氏之畜狗』。如廣東通志嶺蠻列傳序引後漢書南蠻傳說：

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，訪募有能得犬戎吳將軍頭者，購黃金千鎰，邑萬家，又妻以少女。時有畜狗，其毛五色，名曰槃瓠，遂銜人頭造闕下，乃吳將軍首也。帝大喜，而計槃瓠不可妻以女。女聞之，以爲不可達信，不得已，乃以女配槃瓠。槃瓠得女，負而走入南山，止石室中。所處險絕，人跡不至。遣使求尋，輒遇雨，風，晦，使者不得進。生六男，六女。瓠死，其女歸，使迎諸子，衣裳班蘭，語言侏離，好入山壑，不樂平曠。帝順其意，賜以名山。即今長沙武陵蠻是也。

該志又說廣東各縣的嶺蠻，就是『長沙武陵蠻』的分派，這種模糊影響之談，實在使人不敢置信。固然，他們所載的事實，和現在畬民所傳的神話，不無暗合之處。但我們想：凡一民族之進化，多有他神話的歷史：如中國的盤古女媧，及上古時埃及及巴比倫各處所奉的保護神(Patron God)等多是。因人類未能了解人類的起源，往往假定一人，或一神，爲創造人類的始祖，我們祇要一看世界各民族的進化史，就可知道。畬民至今尚未開化，當然還脫不了這神話的時期，我們決不可驟加以附會；況且後漢書所說那『將軍』、『黃金千鎰，邑萬家』等，也不像高辛時的事。

實。

我們想：要說畬民的始祖是「誰」？是和說人類始祖是誰一樣，是不可能的。我們只能考他們是那一種民族，和他們遷徙之跡，也許可以得到一點結果。我現在將我調查的結果，請大家研究一下：

(一) 畬民是獠之一種

按「畬」與「峯」通，或作畬，多係俗字。廣東舊籍對於畬民的稱謂，頗不一致。廣東通志說：

潮州府有畬民，民有山峯曰徑獠。其種有二：曰「平獠」，曰「崎獠」。其姓有三：曰雷，曰藍，曰藍。依山而居，採獵而食，三姓自爲婚。有病沒，則并焚其廬，而徙居焉。籍隸縣治，歲納皮張，舊而無考，前明設官以治，銜曰「峯官」……

照這節看來，畬民的「畬」字，不過是限制字，以表明與總稱的——各種的——獠有別。至福建通志，則籠統的叫他爲「獠人」說：

汀州府獠人，與虔漳潮循接壤錯處，以槃藍雷爲姓。三姓交婚。女不笄飾，裹髻以布，男結髮，不巾，不帽。隨山種插，去瘠就

腴……不輸官差，自食其力，了山主賃稅……楚粵爲盛，閩中山溪高深之處，間亦有之。槃藍雷其種類也。

我上節曾說過漢人稱畬民叫做「畬客」。亦雅說：

獠名牽疑即客，古八蠻之種，以南窮極嶺海，迤邐巴蜀。有藍雷槃侯四姓，槃姓居多。皆高辛狗王之後，相傳以大戎奇功，尙帝少女，封於南山，種落繁衍……

但從前福建的畬民，實有二種，一種叫做「畬民」，一種叫做「畬蠻」。廣東通志引潮州府志說：

畬蠻，嶺海隨在皆有之，以刀耕火種爲名者也。衣服言語，漸同齊民。然性甚狡黠，每由熟報稅與里胥爲奸，里胥亦憑依之。近海則通番，入洞則通獠。凡田墾，礦場有利者，皆糾合爲匪，以欺官府，今不敢逞奸矣。按，老元史「閩有畬蠻，流入潮州」。非蠻民也。

南越筆記說：

獠人——澄海山中有窟戶，男女皆椎跣，持挾鎗弩，歲納皮張，不供賦。有峯官者，領其族。峯，巢居也，其有長，有丁，有山官者。稍輸山賦，賦以刀爲準者，曰獠。獠所止，曰名，曰洞，亦曰峯……是爲畬蠻之類。

綜看各節，我們可以知道，畬民是獠之一種，亦叫做「畬獠」，和畬蠻是同類，但並不是一族。

## (二) 漢獠雜居起於明朝

我們已曉得畬民是獠之一種，當進而求漢獠發生關係的時期——現在閩浙各地，稱畬民叫做「畬客」，又叫「客家」；畬民稱漢人叫做「明家人」，「客」和「家人」是相對的名詞。照這裡看起來：第一，我們可以推想畬民本是「客籍」，我們漢人是「地主」。第二，我們可以知道這主客關係的發生，是起於「明朝」。這並不是我的武斷，這種稱謂，在歷史上實有很多的先例：——今西人稱我中國叫做支那，支那二字，英文是 *China*，法文是 *Chine*，意文是 *Sina*，其源蓋出於臘丁文的 *Sina*。蓋 *Sina* 爲「秦」的譯音，秦是國的意義，猶言「秦國」。說者謂秦朝統一中國，聲威遠震而起。唐與中國文化遠及海外，日本遣學生來中國留學，到現在，日本安南多稱中國叫做「唐」；世祖以「蒙古」種族，崛起於濟難河，威震歐洲，到現在，西人稱黃種叫做「蒙古利亞人種」。這多是最顯明的例證。我們試到內地的鄉村去走一走，聽那村夫野老的談論，那「大唐天子」，「大唐百姓」等名詞，還是非常通

行因爲他們不讀書，不問政，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」，朝代的興亡，簡直和他們沒有多大關係；他們的腦中，也不受何等刺激。如沒有很重大的事，影響到他們身上，是不易引起他們的注意。——畬民現在稱漢人叫做明家人，大約也不外於這個道理。我們再從歷史上考一下：

獠族在中國歷史上，最著名最佔地位的，莫過於明朝。明朝末葉，平獠的事，先後不下十餘次。最著名的，如明憲宗成化元年，公曆一四八五年，韓雍破大藤峽獠，和神宗萬曆五年，公曆一五七一年，雲翼平羅旁叛獠等，殺傷很多，戰區也很闊，而王守仁平的平獠，尤爲多次。我們知道，明朝的平獠，並非僅僅平他們的叛亂，實在是根本解決。如通鑑世宗嘉靖六年，公曆一五二七年，「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疏言：『田州地鄰交趾，獠種出沒，宜設土官，俾爲屏蔽。』……遂與御史大人石金，定計招撫。……」可知以前尚未設有土官。嘉靖七年，王守仁處置八寨，斷藤事宜疏，說得最爲詳細，他的計畫：一，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；二，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；三，改鳳化縣治於三里；四，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；五，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。後來他就本